

1992年3月,摩尔多瓦国内的亲西方势力与亲俄罗斯势力间爆发内战—— 交战数月,德涅冲突致1500人丧生

政治问题引发内战

其实,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国家。19世纪下半叶,摩尔多瓦被积极扩张的沙俄吞并。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摩尔多瓦被罗马尼亚夺回。1939年至1940年,苏联通过外交、军事双管齐下的方式,再次控制这片地区,并成立了加盟共和国。

为了防止罗马尼亚势力卷土重来,苏联鼓励斯拉夫族居民移居摩尔多瓦,这些移民大部分住在德涅斯特河东岸。依靠水力发电产生的廉价能源,移民们开办了许多厂矿企业,变得比当地原住民(主要从事农业和养殖)更加富有。

1991年苏联解体后,摩尔多瓦第一任总统米尔恰·斯涅古尔毫不掩饰对罗马尼亚的亲近感,并表示要走“融入欧洲”的道路。这对当地的斯拉夫族居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政治歧视和军事威胁,当地斯拉夫族居民试图从摩尔多瓦分离出去,成立“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对此,摩尔多瓦政府打算使用武力解决。

冲突爆发前,摩尔多瓦和德涅的武装都只有轻武器,如果非要找出“重装备”的话,那么就只有载重卡车。这些卡车表面被焊上钢板,然后在货厢里安装火箭炮,看起来好像一战时期的装甲汽车“复活”。

需要说明的是,被俄罗斯接管的前苏联第14集团军还驻扎在德涅地区,但在俄总统叶利钦的要求下,这支部队表示“中立”。俄军中立给了摩尔多瓦政府信心,因为他们可以从罗马尼亚得到军援。

“前哨战”遭遇失败

1992年3月2日,战争正式爆发。面对不到800人的德涅民兵,摩尔多瓦集结了2300余名武装人员(包括正规军和特警大队),分两路发起进攻。其中,正规军进攻德涅斯特河上的“门户”——杜博萨雷拉市,而特警大队则试图切断“蒂拉斯波尔-雷博尼察”公路(简称“蒂-雷”公路)。这条公路一旦被切断,整个德涅地区将被分割成多个“碎片”,然后被摩军逐一蚕食。

有意思的是,尽管罗马尼亚向摩尔多瓦提供了许多军援,但摩军

近段时间,罗马尼亚引进美国反导系统引来俄罗斯的强烈敌意,俄国内传出大量“报复”的声音,其中方法之一就是向摩尔多瓦施加压力,向“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简称“德涅”)提供更多军援。说到这里,有人会问: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是什么关系?而摩尔多瓦与德涅又是什么关系?要解答这些问题,就要从苏联解体后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一系列武装冲突说起。

却没有一辆坦克,装甲车辆也不到110辆,主要装备正规军。缺少装甲车的摩尔多瓦特警大队不得不开着改装的MTLB-AT装甲牵引车从首都基希讷乌出发。最初,该车表现出卓越的越野能力,顺利穿过不设防的沼泽地带,出现在“蒂-雷”公路第41号路段。但守卫公路的德涅守军依托地形,用机枪拼命阻击。

MTLB-AT的装甲太薄,竟被机枪子弹洞穿多处,在连续损失3辆装甲牵引车后,摩尔多瓦特警大队慌忙撤退,搭载特警队长的装甲车甚至开错方向,闯进了德涅民兵的包围圈。幸运的是,这辆乱闯的装甲车最终在多个负重轮被打坏的情况下勉强逃回。特警大队的失败使打算进攻杜博萨雷拉市的摩尔多瓦正规军孤掌难鸣,不得不退回出发地。

纠集重兵再次进攻

到5月底,摩尔多瓦再次进攻,目标仍是“蒂-雷”公路和杜博萨雷拉市。这次,摩尔多瓦招集了2.6万名警察和6万名军事人员,并从捷克、波兰和罗马尼亚获得包括“冰雹”火箭炮在内的大批重武器。为了增强火力,摩军还为部分MTLB-AT装甲牵引车安装ZU-23-2型机炮。

德涅方面也积极备战,他们在短时间内召集起1.25万人,并拥有精锐的“德尔塔”特种营。在战斗车辆方面,德涅居民将许多民用卡车改造成装甲汽车,还搞到多辆17吨重的RTS运输车,将其改装成两栖



1992年6月,德涅军开着MTLB-AT多功能装甲车通过德涅斯特河大桥

装甲运输车,可一次性运送15名士兵。德涅军还将BT-T火炮牵引车改装成“自行火箭炮”,舱室周围焊接上装甲,在车顶上安装了从直升机上拆下来的火箭巢。

老奶奶“绑架”坦克

5月30日,在忍受摩军三天三夜的炮击后,杜博萨雷拉市的居民奋起反击,1.5万名被鼓动起来的市民挡住“中立”的俄第14集团军的一支坦克连,70多名老奶奶躺在俄军坦克四周,令其动弹不得。本来就同情当地斯拉夫族居民的俄军半推半就地放弃了10辆T-64BV坦克和10辆BTR-70装甲车。三天后,德涅的妇女们又如法炮制,用“人链”包围了一支俄军车队,再次“抢”到3辆T-64BV坦克。

根据德涅总司令部的指示,杜博萨雷拉市的守军组建了2个装备T-64BV坦克的坦克连,一个用来保卫杜博萨雷拉市,另一个用来增援蒂吉纳(德涅称“宾杰里”),那里有德涅斯特河上的重要公路桥。这也是T-64BV坦克首次参与实战。

曾当过25年坦克兵的谢尔盖·乌科洛夫被任命为增援蒂吉纳的坦克连长,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大婶们将‘战利品’送来时,我们才发现这些坦克都是教练车,连机枪都没有,又是‘裸车’(没有安装反应装甲),很容易被穿甲弹击毁。当坦克机枪运来时,枪身上全是润滑油,弹匣也是空的。我清楚开着这种连

机枪都不响的坦克打仗如同自杀!不过,这还不是最大的麻烦,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驾驶T-64坦克的经验……不过,时间紧迫,我们别无选择,许多平民被炸死了,我们也将像死刑犯一样投入战斗。”

摩军入城遭遇火攻

6月5日,摩军占领了杜博萨雷拉市的一半街区,在蒂吉纳的进展也不错。然而,摩尔多瓦人却没有趁热打铁拿下杜博萨雷拉市,反而抽调部队支援攻打蒂吉纳。

在蒂吉纳,摩军出动50余辆装甲车猛攻跨河大桥,德涅军在防线后方布置了1辆坦克歼击车,试图用反坦克导弹封锁道路,却被摩军用“章鱼”反坦克炮轻易摧毁。于是,摩军如洪水一样“涌入”蒂吉纳城区,德涅军只能困守城内几个孤立据点,他们只有几辆改装的MTLB装甲车和几门自行高炮。

进城的摩军数量让蒂吉纳居民感到震惊,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手中挥舞着摩尔多瓦国旗,全然不顾这里是战场。这种行为激怒了当地居民,他们用“人墙”将车辆包围,然后用煤油点燃,顿时让摩军乱了阵脚。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在蒂吉纳巷战中,摩军士兵经常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例如安装机关炮的装甲车进入城区后,车上的士兵就用机关炮对着路面连续扫射,根本不看路上有没有目标。后来,德涅守军总结出一个规律,摩军装甲车只

要发现一个目标,就会盯着不放,一直扫射,直到打光炮弹,然后就能“理直气壮”地回后方补充弹药。

“自杀式冲击”建功

正当局面危急之际,乌科洛夫率领的坦克连于6月7日凌晨赶到蒂吉纳郊外。他们向大桥方向盲射了几次,测算射击参数,稍后,乌科洛夫的瞄准仪上就出现了一辆摩军装甲车。他稍微调整了一下,锁定目标后果断开火,目标顷刻被摧毁。

随后,乌科洛夫所部开始接近跨河大桥附近的敌人停车场。由于坦克炮弹太少,机枪也没弹药,乌科洛夫的坦克群不得不发起“自杀式冲击”,用车体碾压摩军车辆。在这次突击中,7辆T-64BV坦克中有2辆被摧毁,还有1辆被火箭弹打断履带。乌科洛夫的座车也被炮弹击中起火,乌科洛夫的眉毛都烧着了。

尽管德涅方面损失不小,但突然出现的坦克仍使战局发生了逆转。惊慌的摩军士兵纷纷丢下武器逃跑……当跨河大桥被乌科洛夫所部收复时,他们找到了11辆摩军装甲车残骸和80具摩军士兵尸体,并缴获2门“章鱼”反坦克炮、2门ZU-23-2机关炮和5辆军用汽车。

战火暂熄 争端未解

内战一直持续到6月底,双方约有1500人丧生,最后由于民众大规模抗议和俄第14集团军的干预,内战宣告结束。值得一提的是,内战最后一枪居然是俄第14集团军打响的。该军的一个坦克师奉命镇压德涅军科斯坚科营发动的叛乱,该营指挥官企图用武力推翻当时的德涅共和国政府,建立军事独裁。

直到今天,德涅冲突只是被“冷冻”起来,并没有真正结束。按照摩尔多瓦的说法,“绊脚石”就是俄罗斯第14集团军,其仓库里的武器堆积如山,除极少数运回俄罗斯外,其余部分仍掌握在德涅人手中。

为了纪念1992年发生的惨烈战斗,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在蒂吉纳跨河大桥附近修建了一个步兵战车雕塑,旁边点燃着长明火纪念在战斗中死难的将士。安然



史海钩沉

“巅峰对峙”持续30年 锡亚琴僵局难解

近日,关于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遭刑事指控引起外界关注,这位特种兵出身的名将因卷入政治斗争而前景暗淡,但如果探究其戎马生涯,就能发现他的发迹与30年前的一场“巅峰之战”密切相关。

美国人的“错误”

在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控制区附近有一个名为锡亚琴的冰川,它长约72千米,面积约3000平方千米,平均海拔6400米,是除极地之外的最大冰川。本来锡亚琴冰川罕见人迹,但1948年印巴两国的克什米尔之战却打破了这份宁静。

1949年,印巴两国在联合国的调停下签署《卡拉奇协定》,将克什米尔地区分为两部分,但实际控制线只划到锡亚琴冰川的南端。由于锡亚琴冰川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合

居住,当时未明确划分。但随着登山和御寒设施的发展,征服冰川已非难事,处于交通要道制高点的锡亚琴冰川战略地位陡升。

另一方面,美国国防测绘局从1967年起绘制锡亚琴冰川地图时,将这片区域划入巴基斯坦版图。之后,许多探险队一旦需要进入锡亚琴冰川,就向巴基斯坦提出申请。此外,印度情报机关还发现,巴方曾多次组织军人加入“国际探险队”,考察锡亚琴冰川。印度认为巴方是想借此证明冰川的归属。极为不满的印度开始酝酿抢占冰川的行动。

印军先发制人

1984年初,印度情报机关探听到巴基斯坦正从一家英国公司采购数百套防寒装备,同时巴方还批准一支日本探险队考察锡亚琴冰川东

部制高点“里默-1”山峰。印度认为巴方想派兵夺取冰川,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为此,印度军方提出代号“美格朵”的作战计划。首先秘密从欧洲采购大量高海拔装备,随后以“开展巡逻”的名义将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麓的第14、15军山地部队运至锡亚琴冰川附近,这些部队中的军官曾接受过极寒区作战训练。

4月13日,“美格朵”行动正式展开。印度空军出动了米-8直升机,向锡亚琴冰川的战略要地投送先锋部队。之后,大约300名印度士兵顺利抢占锡亚拉、比拉方德等重要山口。首批部队到位后,迅速修筑了一些简易野战机场。印度空军随后出动运输机将大批物资空投至这些野战机场。随着后续部队被直升机陆续运抵各处预定地区,锡亚琴冰川的大片地区被印军控制。

两国长期对峙

获悉印军突然抢占锡亚琴冰川,巴军立刻组织反击,但只抢占了地理位置较差的哥史拉山口。

之后的几年里,巴军方进行了多次武力尝试。最有名的一次战斗发生在1987年。当时担任巴军特种部队指挥官的穆沙拉夫在美军教官的协助下,对印军占领下的比拉方德山口发动奇袭,可是经过包括白刃格斗在内的激烈战斗,巴军仍未能改变原有作战态势。1988年3月,印军将一个FH77B式榴弹炮连部署到锡亚琴冰川后,彻底压制了该地区的巴军。

时至今日,世界最高海拔的“巅峰对峙”仍未画上句号,印巴双方约6000名士兵零散驻扎在该地区的150个营地内,其中很多位于海拔

6000米以上。尽管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估计已有4000余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死于极端气候和雪崩。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的卡吉尔战争也与争夺锡亚琴冰川有关。据印度杂志披露,当时,巴军试图通过占领实控线印方一侧的部分哨所,引导炮火切断印度国家1号公路,从而断绝印度对锡亚琴驻军的补给。然而,印军不惜代价地夺回了巴方占领的阵地,印度甚至做好了投入核武器的准备,南亚局势异常紧张。最终时任巴总理的谢里夫命令撤回人员,此举最终酿成了1999年10月的军事改变,时任陆军参谋长的穆沙拉夫夺取了政权。

如今,印巴两国都希望卸掉“锡亚琴包袱”,但民族主义情绪和彼此间的不信任使两国很难做出让步,“冰川非军事化”难以实现。风云